

譚津文集

鐔津文集卷第十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

書啓

上韓相公書前後四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
某聞古之聖人立極以統天下天下謂之至公夫
至公者惟善者與之惟惡者拒之與善無彼此治
而已矣拒惡無親疎亂而已矣有本云治之而是已亂之而已
蓋聖人之心也及其親親尊尊國有君臣家有父
子必親必疎必近必遠三綱五常不可奪其序此

乃聖人之教也。夫教貴乎脩也。而心貴乎通也。教也者。聖人之經制也。心也者。聖人之達道也。天下必知達道。始可以論至公。苟不達道。或無達見聖人之心。雖脩教必束教而失乎天下之善道也。某雖固陋其學。平生自謂得聖人之心。長欲推此以資乎王公大人之所為道德者。今乃老弊于山谷。白首躑躅而卒無所遇。慨然太息。惟恐其虛與草木偕生。偕死而不得稍發之也。方今竊聽閣下以寬博仁厚之德而宰輔天下。天下論至公之道者。謂適得之於閣下也。某喜且大幸。故不遠數千里。

進其說發明其所謂平生所得聖人之心者。然非齷齪自喜慕名而榮身耳。誠欲推其教道以導天下之為善也。願幸閤下無忽。某佛氏者也。竊患其教於今甚衰。其徒不能偕脩以振其道。士大夫乃不知其所以然。或議而譏之者。紛然使君子卑之。小人疑之。然其法播於諸夏垂千載矣。所更君臣之聖賢者不可勝數。皆尊奉之。使與儒並化天下。盖用大公之道而取之。以其善世有益於生靈。毗政治廣教化者也。猶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又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彼非有大合乎聖人三極。

之道者。自古聖賢。宣存而敬之。迄于今日也。不惟
聖賢之不存。而天下亦厭之久矣。若今天下興起
學校。用聖人之所由道德之說。習乎諸生。蓋欲其
宣傳國家之教化也。雖然。其仁義蔚然。以敷于天
下。而天下之男女夫婦。豈人人盡預乎五常之訓
邪。及其聞佛。所謂為善有福。為惡有罪。損爾身累
爾神。閻里胥化而慕善者。幾徧四海。苟家至戶到
而按之。恐其十有七八焉。前所謂助政治廣教化。
此其是也。其法又能與人正心窮神而極化。內益
乎聖賢之為道德者。又其至矣。而世之學者。柰何

不求古之聖賢興善之心。不以至公之道裁而取之者耶。第見其徒混漙不軌其道而遂斥其法。然其徒由在國家正其源流。擇其綱紀。旌其善者而勸之耳。其法何忝乎。孔子曰。不以人而廢言。此之謂也。伏冀閭下俯為政治教化者主而張之。則天下生靈之幸甚也。抑又聞屋危者不扶則顛。水壅者不疏則潰。聖人之道既微且昧。苟不推而明之。亦幾其息矣。某方憂其師法之衰。山中嘗竊著書曰。輔教編者。僅三萬餘言。以推原本教。白其聖人為教之意。萬一以救其將墜之勢。始欲奏之天子。

而幽陋踈遠不克上達。又欲進諸閣下。六又不能通之。既而因人輒嘗布之京國。其意亦欲傳聞於閣下之聽覽。今復一歲而其浮沉不決。而所憂之心如蹈水火。急欲其援。故不避其僭越之誅。乃冒進其所謂輔教編者印本一部三策。幸閣下論道經邦之暇。略賜覽之。苟不甚謬。可以資閣下留神于吾聖人之道。則某平生之志不為忝也。如閣下之大賢至公。拒而棄之。則佛氏之法。漠然無復有所賴也已矣。今又以嘗著皇極論一篇。罵者一策。隨此貢之。是乃少時行道餘暇。所為粗明乎治世。

聖賢之道也。謹因關主簿投諸下執事。塵吮台明。
不勝悚懼之至。不宣。沙門某謹白。

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幽人也。伏山林。竊聆閣下以至公宰天下。與人為善。廓然無所不容。故昔年嘗以其書曰輔教編。因關主簿景仁投于下執事者。逮今自抱其書西趨而來。願進諸天子。至京逾月。誠欲先見大君子。幸教其去就可否之宜。且疑關君之書浮乎沉邪。果塵閣下之聽覽乎。漻然久不自決。忽然輒進。恐閣下不

知其所來之志。謂有所求不進。則其事稽滯。故復書其意。萬一幸閤下稍詳之。然某之出山也。蓋欲貢其所著之書十餘萬言。其書乃補其教法之闕。正吾佛氏之乃祖乃宗。賴天子垂于經藏之間。以息乎學佛者疑諍。使百世知其所統也。其意止于是矣。非倣他輩自為身名之僥倖。欲有所求也。閤下儻不以為非且謬。引而與語。則其所來之意得伸矣。不惟自得伸其志矣。亦恐於閤下性命真與之極際。而有所資焉。豈獨資其性命之說。抑亦稍補閤下聖賢治政皇極之法也。塵冒大丞相尊嚴。

罪無所逃。不宣。某謹白。

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再獻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近者以書西來進之天子。誠以閣下當國至公盡善。其心方西趨之日。汲汲惟恐後時。及幸見之閣下。溫然以禮接之。其後奏書垂之政府。而閣下面獎。特比之史筆。當此大幸。謂其平生為善之勤果遭遇而得其發揚矣。又其後竊聞閣下益以其文與諸公稱之於館閣。而士大夫聞者有曰大丞相真公與人為善矣。若某者乃異教方外之人耳。其

道方少。有可觀。乃特與公卿譽之。如此。天下學者。切當自患其為道不專也。何慮乎朝廷賢賢之不至邪。然其學佛之餘。粗事乎翰墨。欲發揮其本教耳。豈有高文遠識。當乎公相大賢。所稱獎耶。此可謂大幸大忝也。然其預閣下之賜。不為不大。其區區之志。不為不得。此固宜。翻然便還山林。今猶徘徊京師。未即去者。蓋其所來之意。未盡。未果。奉閣下尊留之命。故敢不避其干冒之誅。乃益進說于閣下之左右也。幸閣下寬而念之。某山林著書討論。內外經書。不啻數千卷。積數十年。頗亦焦勞。其神

形又不遠千里賁來而奏之者非苟如他輩僥倖
欲其私有所求耳其實患乎本教之宗祖不明古
今學佛輩不見其大統妄相勝負殊失吾先聖人
之意故其拳拳懇懇乃務正之仰憑朝廷垂於藏
中者百世之為佛教立勝事也庶其學者遵為定
斷又欲自效身為佛子其微為善者也方其出山
中之日道屬耆舊輩皆以某識心為法莫不祝之
願成其事而返今其書既奏待命已六十餘日而
未有所聞其中頗自疑之或其書尚有所謬不足
大賢之所取耶或閤下當國大事殷未暇盡其是

非乎都邑浩壤久留則弊其風塵拂衣林薄而其
本末之志未遂惟恐負其道屬所祝之意不惟負
其所祝之意亦恐其平生所存無效而其教法祖
宗萬世終不復正也以故益欲幸閤下大惠重念
其為法不為身為道不為名或云為人為其教道
萬世之必正不為其已而要國家一時之恩渥耳
神明在上實聞斯語抑又聞佛法者神妙不測固
通於天地神明其為勝緣乃妙乎無窮也今所謂
其宗者乃其教之大本也所謂其祖者乃其法之
大範也方今天子聖明而閤下賢哲公正佛法祖

宗苟得預閣下執政之中斷而定之使後世學佛
仰而信之曰在大宋天子相國韓公嘗裁而定之
矣其徒之三學者不敢胥亂而佛法更明果有天
地神明陰為其助則景福勝緣豈不歸于天子與
閣下乎某忝閣下之惠愛稱獎若前之所云如此
願幸閣下始終其大賜使早施行無令疾忌之徒
得輒以生橫議以成就其平生區區之志幸及春
水東歸山林乃其大幸甚矣當決勵精誠竭思行
道以報閣下之德惠顙顙恭俟嘉命于旦夕也不
宣某惶恐謹白

又上韓相公書

此繫東歸後復致此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北望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昔者以禪書幸朝廷。賜與祕藏。為佛法之教。萬世耿光。天下其徒莫不且喜且慶。此是閣下鈞造與成其事。而又稱道其文。乃播諸賢士大夫。迄今天下。莫不知其辱閣下見知之深也。受賜於閣下之厚也。光賁山林之多也。平日欲思獻一言以報閣下之德而未果。然適以其書而通于下執事者。乃效其素志耳。然閣下輔相功烈冠絕于古今者。蓋閣下善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況之道。

而然也。今有人著書深切著明以推衍彼十聖賢之道而正乎世之治亂其極深研幾自謂不忝乎賈誼董仲舒之為書也是可資乎閤下雄才遠識萬分之一二耳。伏念某放浪世外其迹與世雖異輒著其書慮俗無知嫉而忽之故祕之自謂潛子不敢顯其名也。今閤下至公與天下之人而為善也不區域其華野顯晦者天下服之乃不遠千里寓其書而投之苟有可觀其說不妄萬一果有所資贊則某也少報閤下之嘉德而得以展其微效也。其漂蕩江湖拘繫獨立與俗不合而其閤者非